

WO ZHIDAO SHENME



我 知 道 什 么 ?

电影美学

〔法〕热拉尔·贝东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我知道什么？

电 影 美 学

〔法〕热拉尔·贝东 著

袁文强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影美学/(法)贝东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319-X

I. 电… II. 贝… III. 电影美学 IV. J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888 号

我 知 道 什 么?

电 影 美 学

〔法〕热拉尔·贝东 著

袁文强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7-100-02319-X/Z·17

1998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83千

印数 3000 册

印张 5 1/2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各种美学观,再现言语或思维 的各种方法	3
I. ——是严格准备还是即兴表 演(3) II. ——电影现实主义 (5) III. ——唯心主义(14)	
第二章 一种文字符号,一种语言要素	18
I. ——时间(18) 慢镜头(18) 快镜头(20) 运动的停顿(21) 运动的反演(23) 时间的压缩 与膨胀。现在、过去和将来 (26) II. ——空间(31) 特写 镜头(33) 摄影角度(37) 摄 影机的运动(39) III. ——言 语与声音(42) 对话(42) 音 乐(53) IV. ——电影语言的	

其它(独特和非独特的)元素	
(58) 布景(58) 照明(62)	
服装(64) 色彩(66) 宽银幕	
(73) 景深(74) 演员的表演	
(76)	
第三章 文字的风格:视觉蒙太奇和声	
音蒙太奇。对现实的组织	81
节奏蒙太奇(81) 精神或思维	
蒙太奇(84) 叙事蒙太奇(89)	
第四章 从作者的思想到观众的创造性想象 ...	95
第五章 戏剧与电影,文学与电影	122
I. —— 戏剧与电影,(122)	
II. —— 文学与电影(132)	
注释	139
参考书目	147
电影片名对照表	149
人名对照表	155

序　　言

“导演一部影片，就是绘制一幅图画和撰写一部协奏曲”。

——安德烈·德尔沃

“电影的主要魅力在于现实的资料变成了它本身进行虚构的要素”。

——克里斯蒂昂·麦茨

电影首先是一门艺术，一种艺术性的表演。它也是一种美学、诗意或音乐的语言——它有句法和风格——是一种象形文字、一种释读艺术、一种交流思想、传递意念、表达感情的手段。它是一种表达方法，其功能与其他语言形式（文学、戏剧等）同样广泛。它十分严谨又极为特殊。写一部影片，就是将一系列能够激发想象的要素组织起来，从美学、客观、主观或诗意的角度重现对世界的感受。电影工作者不是用词汇，而是用事物，用一种有待于理解的语言向我们展现其个人对世界的那种既奇特又富有魅力的看

法。搞艺术创作，精通电影语言是必要的——形式与内容有紧密的联系——但却是不够的。艺术的存在、杰作的灵魂好像不仅取决于才干，而且也取决于、并主要来源于根据画面的意义和节奏感对画面进行选择的艺术。电影语除了那些还在使用、并有可能一直使用下去的传统形式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很显然，要“说明”还是要叙述，或者是要表达；要启示而不是要强加；要介绍一个构成故事的世界而不是要再现它，文字是不同的。

第一章 各种美学观,再现言语 或思维的各种方法

I. ——是严格准备还是即兴表演

根据导演对其影片和电影创作的看法,分镜头剧本——从文学的角度对影片进行准备的最后阶段——可以是极为精确和详细的(“严格的分镜头剧本”)(例如:弗里茨·朗格、希区柯克或黑泽明的影片都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工作而诞生的),或者相反,也可以是十分灵活的,能为即兴表演留有充分余地,因此,也能在拍摄时为可能进行一些修改提供方便的。在谈到他的影片《判决》时,安德烈·卡叶特写道:“一得到加本和索菲亚·罗兰的同意,我就修改了文字,故意制造一些空白,让他们填补。像他们这样的演员,是不能将他们限制在一个框框里的。他们演技高超、经验丰富,必须让他们自由发挥,充分显示自己的个性。”他还写道:

“我承认,两人都令我敬佩不已。索菲亚魅力无

穷、名声显赫，在她身上，女性表现得十分突出。加本——自从 1939 年为他改写了《拖船》这部影片以来，我一直想请他拍片——总是想精益求精。人们常说他的性格古怪。其实，他是一位对自己要求严格、在拍戏时总像初学者那样担心演不好的人。他们俩像竞技场上的两头野兽，互相揣摩、互相仰慕、互相敬畏，一个比一个演得好。”⁽¹⁾

《玛鹭》(Malou)这部影片，在我脑中酝酿了五年，让尼娜·米拉菲尔说，我想让“英格莱德·卡温饰演母亲这个主要角色……。她信赖我。在开拍前，我们讨论了三个月，然后，在开始拍片时，我就不再吱声了。饰演女儿阿娜的格吕莎·于贝尔需要在开机拍摄前同她一连谈上三个小时，她需要将感情诱发出来，就像从大地深处挖掘出来那样。英格莱德比她要强得多。在避免哭哭啼啼的同时，她十分清楚要表达什么感情和应该抑制什么东西。这一点，她掌握得好极了……。”让尼娜·米拉菲尔还说，“我是在乌尔姆的亚历山大·克吕日那里学的电影。我学会了关心所有同电影有关的东西：声音、灯光。我可以自己手拿摄影机。但是，在拍摄中，我不喜欢专制。应该给故事和演员留有充分的余地，在叙述故事时，应该有些删剪和脱节，这样，如果观众愿意，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填补这些删剪和脱节的地方”⁽²⁾。

即兴表演是由影片种类、主题结构、导演观念、演员性格决定的，演员有时会成为创作人员，并被视为真正的作者。我们完全同意有些导演的看法：剧本是活的物质，是块可塑的面团，它本身孕育着影片，人们可以从中挖掘出比写在纸上还要多的东西（可惜有时要少）。画面只是一些前提，不应受它们的束缚。有些人还认为，在电影中——像在戏剧里（在即兴喜剧里，在科波、埃弗雷诺夫、赖因哈特、法希里、维塔利和安托南·阿尔托的戏剧里）一样——演员只有当他成长为“富有感情的运动员”，通过严格的训练，成功地将演员的天赋同驾驭自身、驾驭内心冲动和激情的技巧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发掘自己真正的自由之路；总之，“创造性”的即兴表演应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即兴表演，就是显示才华，并在过去的努力上精益求精的过程。

II. —— 电影现实主义

一般来说，感觉同物体是一致的。证明物体存在的最好方法难道不是看见、觉到和摸到它们吗？这一观点，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³⁾一书的开始是这样阐述的：“我把物质称为整个映象”。古代哲学家，“物理学家”——当时，人们这样称呼他们——认为，重

量、颜色、热量等，本身是存在的，并从属实物本身。但是，二十三个世纪以前，德谟克里特却认为，任何认识都来自感觉，不过，它可以通过理性超越感觉之上。这位原子论的先驱写道：“所有甘苦、冷热、颜色这些东西只存在于我们的判断中，而不存在于现实里。真正存在的，是永恒的分子、原子和它们在空间的运动。”

很久以后，只是随着柏拉图学说的诞生，人们才开始对外部世界之认识的本质产生了怀疑。希腊圣哲认为，思想上的观念存在于自身之中，存在于一个“理念世界”里，感觉到的世界只是对“理念世界”不完善的反映；因此，要认识外部世界，几乎不能相信感觉器官。但是，人们很快又转向对物体、对可感观世界的实在论。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是这样批判的：“即使我们从未见过天体，它们也仍然是永存的、不同于我们所了解的实体”。中世纪经院哲学在强调这一论点的同时，重新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随着实验科学的出现，敏锐的直觉和经验将一直是我们认识的基础。然而，庸俗实在论也遇到了不少异议，这些异议在今天看来是很明了的：在做梦时，我们对看到、听到、触到的东西是不怀疑的，但是，所有这些感觉与现实是毫不相符的（这是一种“加工”过的现实）。因此，我们对外部物体的认识同我们的意

识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不经理解和判断，我们就不能完全认识周围的世界。敏锐的感觉主要来自于思想上的加工。我们的头脑有了过去的感受，为感官材料增添了许多特性。再者，众所周知，物理学家将声音、光线、颜色说成是以不同频率放射出来的能量；但是这些观念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而不存在于外部的现实里。另外，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很容易被感觉器官所欺骗（视错觉、声错觉等）^[4]。看起来，现实不仅是复杂、五彩缤纷、多种多样的，而且是不断变动的。那么，可以认识它吗？过去众说纷纭，现在仍说法不一^[5]。由于这些学说表达得不充分，所以往往只是使这些矛盾停留在表面上。在此处和别的书里一样，好像言已说尽，但一切又未被理解。很清楚，一部分认识来自感觉，由于感觉因人而异，所以，认识只能是相对的和暂时的（相对论）。另外，是否已经证明“在一定的理解程度上，现实、物质在肯定会、或者也许会被认识的同时，不再相似于感官、感觉能力能够认识的东西呢？细胞不再是有情感的肌体，原子的电子星状物不再是物质，摄谱学的说明不再是光，不再是我们在生活中有所体验，有所感受的肌体、物质和光线”^[6]。要想理解现实以外的东西，除了增强感觉力，或弥补其不足的科技实验外，剩下的只有想象和直觉了（直觉论），这种想象和直觉可以感觉、预感和

猜测,不过,胡塞尔的学说已经指出,直觉的复现表象也是有局限的。我们好像不能“绝对地”认识事物,也就是说,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只能认识表面、现象,永远认识不了“事物本身”,无论是物质、精神、时间、空间、力量等,我们一概都无法认识,认识不了它们的最初原理。这种不可知论在科学、在测不准原理和波动力学概率论中也是存在的。当然,无法认识整个现实和现实的所有阶段并不排除数理逻辑的形式与道理存在于我们之外,并能够为学者们所发现,而不是由他们凭空捏造的可能性。应当指出,一些哲学体系认为,现实虽然千差万别,但基本上可归为一种:例如:信奉道教的人通过沉思、瞑想、入静,可以摆脱幻觉,达到极度的真实:道(Voie)。一切表面上的矛盾在道中都会销声匿迹(道是阴阳、正负、真假等的概括)。现代科学家没有想了解原初的现实的奢望,但由于思想更为“开放”,他们并不无根据地否认任何空想,他们懂得,大脑的两半球虽然作用不同、缺一不可,但都是同等重要的:在进行直觉思维的同时,我们也在对空间和形态进行推理和认识^[7]。正如安德烈·布雷东所写的那样:“有了含义未定的唯实论或超唯实论,必然会有含义未定的唯理论,前者摧毁了笛卡尔—康德的大厦,并彻底动摇了感觉论,后者(根据非欧几何学、普通几何学、非牛

顿力学、非麦克斯韦物理学等)说明了学者们目前的立场”。

“艺术家和学者,通过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途径,最后终于在一种对现实进行了更新和扩充的认识中走到了一起,这种认识认为一切非理性的、直至新范畴的东西都可归纳到现实中去”。⁽⁸⁾

从电影产生的初期,人们就力图越来越忠实,越来越彻底地表现现实:布景准确地反映自然,外加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配音,并使用日常生活语言,然后改为彩色、立体,加宽银幕,常常采用长镜头、景深,恪守事件发展的实际时间。⁽⁹⁾当然,电影画面在观众身上引起了一种现实的感觉,因为,电影画面具有各种现实的表象。但是,出现在银幕上的,不是最高的现实,不是无数主客观因素产生的现实,不是物理,尤其不是时空作用和相互影响(“感觉”参数的综合)也不是心理作用和相互影响(包括所有个人的情感和反应)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现实;它只是现实单纯的一个方面(相对的和暂时的),是一种美学上的现实,产生于导演异常主观的和带有个人色彩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神奇、梦幻、异想、诗意图居然能够同这种感觉到的现实主义——既有美好一面,又有丑恶和粗俗一面的日常生活的现实——如此紧密和大量地交织在一起。由于人也可以模仿、表现或创造

宇宙的各种形态,所以,这种现实同梦幻或异想融合的现象在大艺术家和大作家身上都是存在的(爱伦·坡、果戈里……的唯美主义)。诗竟能够使我们悟出“直接现实中”被掩盖的一些侧面,至少“能使我们感到,在这种现实后面,有些隐情”。“如果简单地重复现实,艺术很难发挥作用。在电影中和在别处一样,真实与梦幻、现实与真理之间的对立是一切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一幅水彩画竟然能够改变现实,使我们欣赏在大自然中只是无足轻重、甚至令人厌恶的东西。这便是现实主义艺术自相矛盾的现象,是艺术本身的奥妙”。^[10]

因此,现实主义概念的意义好像很广、很泛。正如罗热·布西诺所强调的那样:“有多少认识的方法,就有多少现实主义:柏拉图的辩证现实主义、笛卡尔的现实主义、黑格尔、马克思、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的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梦幻或弗洛伊德的现实主义、科技现实主义等”。严格地讲,可以说任何影片——如同任何艺术作品一样——都是现实主义的。因此,在派伯斯特的《没有欢乐的街》中,现实主义混杂着一些表现主义的怪味;在维多里奥·德·西卡的《米兰的奇迹》中,也存在着现实主义同社会空想交织在一起的现象……甚至理想主义,也是既反对现实主义,又同现实主义融